

# 文字之外的故事

◎史海钩沉 □杨振华

今年10月金秋的一天,我收到一条特别的短信。这是一个陌生人发来的短信,甚至没有自报家门。

来短信者搜索到我在《联谊报》上发表的《丹心长照碧湖青》一文,文中写到抗战时发生在德清的非常惨烈的罗安桥之战,而战斗中殉国的分队长尹秀水,应该是来信人的二爷爷。尹秀水是嵊县人,19岁参军,阵亡时年仅22岁。当年家人得知其在德清与日军战斗中阵亡,悲痛万分,但战乱年代交通不便,无法赶来认领遗骸。他们的爷爷在世时常聊起二弟,每次都泪如雨下,希望后人有机会到德清找到当年二爷爷的遗迹。他们一直未找到相关信息,尽管浙江档案馆《民国浙江阵亡将士名录》里有明确的登记。这次他们看到我的文章,激动万分,恳请我协助寻找尹秀水的事迹遗迹,好了却悬在心头的一个愿望。

对于一位为国捐躯的烈士亲属发出的求助,自然不容推辞,何况烈士的鲜血是洒在我的家乡——德清的土壤上。只是我掌握的尹秀水烈士的资料有限,均出自冯措字先生的《记新塘之战》手稿。这份手稿收藏在德清档案馆,详细记录了1942年1月29日德清县县长朱希率领游击队与敌军血战德清新塘的事迹。当时,我部只有200多人,面临5倍之敌的围剿,朱希县长临危不乱,战术运用自如,纵横十余里,在大敌重围中反客为主,成功击退敌军。其中罗安桥战斗是一次重要的战斗。两个游击小分队与敌激战3个小时,分队长尹秀水中弹后仍手持炸弹挺身掷敌,另一分队长刘汉民左臂被敌刀所斩仍用右臂执枪而战,都壮烈牺牲。在罗安桥战斗中,我方战士13人为国成仁,击毙敌军23人。战斗结束的第二天,烈士的遗骸被安葬在士林桥南的土地上。

冯措字先生抗战时曾参加淞沪会战,时任德清县政府主任秘书,协助朱希县长主持县政府日常事务,跟随朱县长转战浙西大地。他撰写的《记新塘之战》手稿是一个亲历者对这段抗战往事的实录,可惜手稿遗失了一页,部分文字缺失,但罗安桥战斗的记录是完整的。冯先生的文字精到而感人,嵌入了一名战士的真情实感——对战友英勇杀敌的无限崇敬,对战友壮烈牺牲的扼腕叹息。80多年过去了,读这些文字仍给人穿越时空之感,当年抗战勇士们的英勇壮举宛在眼前。2021年,德清作协编辑《德清文学百年卷1921-2021》,我毫不犹豫把这篇纪实作品选编到集子里,向这些英雄致敬。

那么,除了冯措字的文字,还有没有尹秀水等烈士的相关记录?在德清的烈士名录里有没有尹秀水的名字?在如今的新市镇士林村有没有留存这些烈士的遗迹?写作《丹心长照碧湖青》的时候,我只是关注了抗战时活跃在浙西的戈矛诗派的诗人们,尹秀水不是诗派成员,自然没有深究他的史迹,没有前往罗安桥实地考察,但现在问题摆在面前,希望心头的这些疑问得到解答。

我把陌生人的短信转发给有关部門的朋友,希望得到专业人士的帮助。但回答是,他们那里没有任何记载,德清的烈士名录也没有尹秀水等英雄的姓名。

我联系新市镇人大主席张水红女士,她梳理了可能的知情者,建议我联络一下原新市镇中学校长朱金彪先生,他是新市地方文史专家,老家就在新塘村——发生过新塘之战的地方。我与朱校长是熟悉的,就给他打电话,询问关于罗安桥战斗及烈士墓的情况。他说,罗安桥就在士林街西南的新德公路(德桐线)上,原是石桥,现为水泥公路桥。他的爷爷曾给他讲过罗安桥战斗的情况;当年的罗安桥边,芦苇丛生,我方游击队和日军在罗安桥头相遇对峙,日军从桥南进攻,我军在桥北抗击。他还提到一个细节,游击军乘夜色,双手扳石桥上沿偷渡过河,打了



2021年8月10日《春秋》版

敌军一个措手不及,摧毁了敌军一处重火力,这是冯措字文没有提到的。至于士林桥南的烈士墓,如今是没有踪迹了,先是旁边建了茧站,后来新建农具厂,墓地就被平整为厂区的一角了;到上世纪90年代,企业改制,农具厂成了私企,现在那里是一家生产饲料的工厂。

不管如何,关于尹秀水烈士在德清的遗迹找到了一些线索。虽旧迹早已湮没,但他们战斗过的罗安桥桥址是明确的,他们的墓地原址的大致方位也是清楚的。我在手机上加陌生人人为微信好友。微信头像显示,那个陌生人是一位女士,名叫尹敬雯。我把冯措字的《记新塘之战》的电子文档发她,把朱校长提供的信息也告诉她。表示如果她来德清寻访亲人的遗迹,可以联系我,我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得益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尹敬雯的家人根据我提供的信息甚至直接找到了士林村的村民姚荣泉先生。姚先生办了一个野钓场,地点就在发生罗安桥战斗的河边,他给钓鱼场取名士林罗安桥野钓场,并通过抖音发布短视频为自己吆喝。尹女士的家人在手机上搜索“罗安桥”的信息,与抖音上的姚先生不期而遇。

尹女士告诉我,姚先生非常热心,帮助他们找到了村里2位90多岁的老人,老人还清楚地记得罗安桥战斗激烈的枪炮声,记得有多名战士的鲜血洒在罗安桥头,记得士林桥南烈士墓的具体位置,记得是村民协助游击军用船运送烈士遗骸去墓地安葬的。姚先生希望他们尽快前去,乘着老人身体还健康,记忆还清晰,可以带他们去现场看看。

尹女士一家决定11月初的那个周六从嵊州赶来德清士林,寻访二爷爷尹秀水的遗迹并祭拜英灵。我决定周六去罗安桥和他们会合,一起实地探访烈士们的遗踪,好解除心头的疑问。

那天上午,驱车赶到罗安桥时,尹女士一家刚下湖杭高速,我就在桥西的树荫下等候他们。一位中年男子从简易用房内走出,就与其寒暄起来,不想他就是尹女士联络的姚先生,我们就聊起罗安桥的往事。

不久,尹女士一家前来会合。我和姚先生开车到士林村里接那位身体硬朗的老人,请他过来说说记忆里的罗安桥故事。老人姓陆名凤法,今年94岁,是姚先生的邻居爷爷,他的家就在罗安桥北几百米的地方。我们搀扶着老人,来到罗安桥北堍东边的树

林。一片秋林,少些落叶,斑斓的秋色爬上树梢;一线河岸,一岸野草,蜿蜒向东延伸。这里已经没有老石桥的痕迹,只有一边新德公路上飞驰而过的车影。82年前,一场惨烈的战斗在此进行。陆凤法回忆,当时他只有12岁,枪炮声连续不断,但少年的好奇心胜过对战争的恐惧,远远地窥探,战斗结束后赶到桥边看个究竟,战士们鲜血染红了桥头的石板,村民们把烈士的遗骸抬到木船上……他还用手杖指点,北边的高地是游击军架设机枪的地方,石桥就应在靠近公路桥的地方。

在河边,尹女士一家焚香祭奠他们的二爷爷尹秀水烈士,告慰那些远去烈士们的英灵,也告慰他们的爷爷,终于找到了他的二弟为国捐躯的地方,完成了爷爷的遗愿。为让家人重温尹秀水等战士在这里英勇奋战而成仁的史迹,我选读了《记新塘之战》中的片段:

尹部士兵至此已有伤亡,尹亦被弹,势稍却。敌遂乘隙冲入桥头,尹大呼而前,手(持)炸弹挺身而掷,敌为气夺,倒走如潮。惟尹又胸部中弹不能再战矣,因左顾刘汉民而呼曰:“我负司令,君好为之!在未奉后命以前,此桥不可失也。”刘为泣下,自挟轻机枪庵众而前,与敌反覆肉搏,左臂为敌刀所断,右手仍执木壳(枪)以战,相持达三小时,桥失而复得者四。

读这些悲壮的文字,我的内心又一次被撼动,烈士们前赴后继的身影宛在眼前,尹秀水烈士的呼声如在耳畔,他生命最后的愿望是希望战友们坚守阵地,抗击敌寇。所有在场的人都神情肃穆,为之动容。

随后,我们前往士林桥。士林桥,位于士林集镇西南,桥北是士林大庙,有天王殿、土主殿等建筑,桥南就是那家饲料厂,还有几户民居。陆凤法老人用手杖点向饲料厂的后墙处,说这里就是当年烈士的葬身之地。边上的居民纷纷围拢过来,听说我们寻访烈士墓遗迹,就告诉我们:新建饲料厂时曾出土不少尸骨,遗憾的是被当作无主坟地处理了;墓东的河边原本还有一座戏台。表示水乡的戏台往往建在寺庙前的河边,人们坐船看戏,与鲁迅先生在《社戏》里写的一样。这些烈士的英灵曾与当地的百姓一道每年分享传统戏曲或优雅或激越的唱腔。

烈士墓已经没有踪迹了,但尹秀水等烈士的葬身之地找到了。尹秀水的亲属在这士林桥南的河岸边挖了一抔泥土,用红布小心翼翼地包好,准备带回嵊州。尹秀水等烈士的英灵已经融入了这片土地,那抔泥土代表了一个抗日战士的灵魂,存盘了关于尹秀水的所有生命信息,他手持炸弹奋力掷向敌军的身姿,他用最后的力气发出的呼喊声。尹秀水的英灵将跟随他的亲人回归故乡,在养育他的山水之间入土为安。

真是没有想到,《丹心长照碧湖青》中的一段文字,竟牵系出一家人寻找亲人遗踪的故事。让人欣慰的是,尹女士一家几代人的夙愿得以实现。

我感到,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推动我们每一个人。80多年前,冯措字先生写下《记新塘之战》的手稿;80多年后,我读他的手稿,并把他记载尹秀水等烈士的壮举和罗安桥的地名嵌入到我的文字里。而士林姚荣泉先生,恰恰把自己新办的钓场以罗安桥命名。世界真是一个奇妙的磁场,把原本互不相干的人链接在一起了。

几天后,我询问尹女士,是否有她二爷爷的身前照片,她说曾有几张戎装照,但在特殊时期抄家时被烧毁了。她还发来浙江档案馆民国抗浙浙江阵亡将士名录里尹秀水的截图,可知尹秀水生前隶属“浙保独二大队二中队”,军衔少尉。

自丢在医院,一天一夜后才回来。彼时,她的羊水都流尽了。后来,丈夫又因“白色恐怖”入狱,叶嘉莹带着幼女被捕,受讯。出狱后,她一个人抱着女儿睡在亲戚家走廊。好不容易在中学谋得教职,才住进学校的公寓。

几年后,丈夫出狱,却因长期囚禁性情扭曲,动辄暴怒,找不到工作,又时不时暴打妻子。无论婚姻给予她的多么残酷,叶嘉莹从没有抱怨过丈夫,最多一句:“这个赵东荪……”为了两个读书的女儿,她辛苦教书维持家庭,后出走海外谋求事业。到知天命的年纪,她也像寻常老太太一样,预备给大女儿带孩子,享受天伦之乐。但,噩耗忽传:女儿女婿在旅途中因车祸双双去世。之后,优秀的小女儿又因乳腺癌去世。

人生百年,叶嘉莹的生活更多的是苦难。正如她诗中所写:“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所幸有诗。她在自己热爱的诗词里,修篱种菊,练就一颗“承受”之心,“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她因此感恩诗。有人说,她是辛弃疾的异代知音;有人说,她的诗词课赛过梅兰芳的戏;还有人说,她站在那里,就是一首温润如玉的诗。她的一生,润物无声地阐释了一位独立女性所要阐释的一切。故土诗心,她,活成了这个时代的孤本。

# 叶嘉莹:温润如玉女先生

◎文化史谭 □米丽宏

叶嘉莹先生百年人生,在讲台上传授古典诗词80年。诗词,是她生命中一蓬温柔的绿荫。

1978年,叶嘉莹申请回大陆讲学。在南开大学,她开设的课程是汉魏南北朝诗歌。每周上2次课,每次2小时,地点在教学主楼最大的阶梯教室,可容纳300人。每逢她上课,教室里座无虚席,连台阶上都坐满了。教室的窗户上也扒着听课的人。窗户上的人自嘲说:“咱买的挂票。”为维持秩序,学校做了听课证,在门口设了监察员。不久,听课证又被一些同学仿造成功,教室里更拥挤了。

讲台上,叶嘉莹以生命的感发,人性人情的发掘来讲诗,为听课者揭开了一个美不胜收的诗歌审美世界。那春风化雨般的美学阐释,显示了一位师者充满智慧的学识之美。

叶先生给大学生讲诗,也给幼儿园小朋友讲,给院士、工人和家庭主妇讲。排课密集时,隔天一讲,每次3小时。她所到之处,必有诗心的传扬、境界的提升和心灵的净化。

90岁时,先生还经常工作到凌晨2点。91岁,她坚持在70平方米的住宅里给研究生上课。传播中国诗词,成为她终其一生的人生使命。她一直住在教职员宿舍里,两室一厅加

一个小厨房,家中只有一台小电视;热一块馅饼便是一餐。她讲课从没收取过讲课费;就连最初时往返加拿大,也都是自费坐经济舱。在学校时,去水果摊上买橘子,3堆橘子,价格不同,她一定挑最便宜的那堆。

她教给这个世界的,不单是诗艺,更是做人,是慈悲、仁义和爱。

2018年,叶嘉莹把全部积蓄和变卖房产的收入共计3568万元,捐给南开大学“迦陵基金”以传播诗词。叶嘉莹说:“我希望奉献的是我的余生,我的时间,我的生命。比起这些,我把身后用不到的钱财捐出来,又算得了什么?”

王国维说:“天以百凶成一句词。”叶嘉莹先生也何尝不是历经劫波、涅槃重生——是诗歌支撑着她渡过一次又一次苦难,并将苦难模糊为淡淡的人生背景。

中学时,叶嘉莹亲历“七七事变”,只要走出家门,随处可以看到真实的“路有冻死骨”的惨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她辗转寻得一张安静的书桌,师从名家顾随,学习研究古诗词,以国文第一的成绩从辅仁大学毕业。

1948年,叶嘉莹结婚南下,原本以为只是短暂外出,很快就能回家,她临行只带了一个小皮箱。没想到就此跟着丈夫飘去了台湾,直到30多年后才返回故乡。

生大女儿那天,她羊水破了,丈夫把她独

◎史林偶拾

# 为中国人争人格

□唐宝民

民国时期,很多年轻学子到海外留学,其中到美国念书的非常多,但美国整个社会歧视华人,有一部分自尊心强的留学生,对此非常愤怒,使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国人争人格。

学者谢泳曾记载了发生在闻一多和梁实秋身上的一件事:“他(闻一多)在科罗拉多大学时,有一次学校里有一张学生办的周报上刊登了一首诗,是一个美国学生写的。诗中说中国人的面孔活像像人首狮子身一般的怪物,整天板着脸,面无表情,不知心里想的是什么。当时,闻一多和梁实秋看了很是不满。多年之后,梁实秋回忆道:‘在外人眼里,中国人显得神秘,这是实情。可能大多数美国学生都有这样的看法。这首诗写得并不怎么好,可是没有侮辱的意味,顶多是挑衅。一多和我都觉得义不

# 徐生妙笔画梅郎

□阎泽川

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是个戏迷,尤好京剧“梅派”。在北大教书时,徐悲鸿作画之余常去听梅兰芳的戏,对梅先生的舞台艺术推崇备至,并从中借鉴了不少东西。徐梅二人,交谊颇好。

当时梅兰芳的古装剧《天女散花》首演成功,轰动一时,“梅迷”们大为兴奋。一天,北平名士罗瘦公找到徐悲鸿,请他为梅兰芳画一幅像,以表达戏迷们的爱慕之情。徐悲鸿欣然应允。其实,徐悲鸿初识梅兰芳时,梅就曾表示愿求墨宝。徐悲鸿因酝酿未成,尚未动笔。如今看过《天女散花》,灵感勃发,于是决定画《天女散花图》,以表示对梅的敬意。

徐先生先到戏院,画了梅兰芳舞台形象的速写,接着又到前门外北芦草园梅宅观看梅的戏装、

容辞应该接受这一挑衅。”于是他们每人写了一首诗,并同时发表在下一期周报上,算是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气。”

陈长桐是清华毕业生,曾在科罗拉多大学银行系读书,有一次,他到理发馆理发,老板歧视黄种人,他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人理,最后一个理发匠走过来告诉他:“我们不侍候中国人。”陈长桐勃然大怒,延请律师一纸诉状将理发馆告上了法庭,法院最终判决理发馆败诉,理发匠亲自向陈长桐道歉,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刁难中国人了。

这些留学海外的学子们,面对不公与歧视,没有选择沉默或逃避,而是勇敢地站出来,用实际行动捍卫了中国人的尊严与权益。他们的故事,激励着后人无论身处何地,都要坚守自尊,勇于发声,为中国人争人格,为民族争荣光。

# 刘文典竭力维护陈寅恪

□张达明

刘文典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对自己的学问极为自负,寻常学者和教授从不放在眼里,但却对陈寅恪先生尊崇有加,多次公开宣称:“我刘某人的学问还不及陈先生之万一,我对陈先生的人格和学问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敬佩。”并多次在课堂上竖起大拇指说:“这个国粹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说:“这个才是我小小的刘某人,陈先生连波斯文、突厥文都会,跟我比,我还差得远哩。”

有一次,日军飞机前来轰炸,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忙四下分散躲避。刘文典跑到半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敬佩的陈寅恪先生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带着几个学生折回去,搀扶

头饰、剧照,并勾划了梅卸装后的相貌。然后蜚居斗室,泼墨运笔。数日后,一幅气韵生动、神态毕肖的《天女散花图》竣稿,他在画上题诗一首:“花落纷纷下,人凡宁不迷。庄严菩萨相,妙丽神女姿。”题款是:“戊午暮春为晚华写其风流曼妙,天女散花之影,江南徐悲鸿。”

当这幅画由罗瘦公送交梅兰芳时,梅欢喜异常,如获至宝,激动地说:“开脸参用西洋写真,花纹、线条勾勒是中国画法,部位准确,色彩调和。最有趣的是面貌画得像我,而眼睛又像徐先生自己,真乃传神之笔。请你也题几句吧,我要珍藏之。”罗瘦公亦不推辞,欣然命笔,题道:“后人欲识梅郎面,无术灵方更驻颜。不有徐生传妙笔,安知天女在人间。”

梅兰芳的《天女散花》和徐悲鸿的《天女散花图》,俨如双璧,传颂一时。

着陈寅恪往城外跑。有学生见他气喘吁吁,要过去扶他,他大声嚷道:“别管我,保护国粹要紧!保护国粹要紧!”

每当听到有人说陈寅恪的不是时,刘文典一定会冲上去维护陈寅恪。一次,他听到有几个年轻教授在议论陈寅恪,就不顾一切地冲过去骂道:“你们几个就是没长眼的狗东西!陈先生是国粹,是教授中的教授,是要我们大家保护的,你们几个算什么狗东西?他闭着眼睛都能把你们撂倒,哪里轮得到你们几个小鬼来背后议论他!”

几个年轻教授被骂得大气不敢喘,趁刘文典骂累喘息的间隙,慌忙给他鞠了个大躬,赶紧一溜烟地跑掉了。

# 骆秉章的待客之道

□姚秦川

1867年,骆秉章升任四川总督,地位随之上升,声势也更加显赫,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此时,许多人都挖空心思想要接近他攀附他。不过,对于那些势利小人以及想靠走后门发财的人,骆秉章一概拒之门外,根本不给他们任何可乘之机。更难能可贵的是,此时的骆秉章并没有因为位高权重而心生傲慢,反而与之前一样,不管是接待上级还是对待下属,都保持一贯的谦逊和热情。

有一天,骆秉章手下的一名小吏有事前往他家拜访。这名小吏寂寂无名,家庭条件一般,生活非常拮据,许多人都瞧不起他,平日根本交不到几个朋友。

让小吏没想到的是,当他到达总督家后,总督不但像招待朋友一样亲切热情,更以接待贵宾的礼节请小吏上座,还特意让人准备了丰富的茶点让

小吏享用。骆秉章一再嘱咐家人,在小吏临走之时,别忘记再让他带上一些糕点回家,拿给他双目失明的老母亲品尝。

骆秉章手下的一名官员正好前向他汇报工作,当看到总督竟然在热情地招待一名小吏时,对方非常惊讶,赶紧躲在一旁避让。待小吏离开后,这名官员疑惑地问骆秉章:“刚才那个小吏只是无名小辈,放在其他地方,别的官员根本不会正眼瞧他,可你却用招待贵宾的方式来接待他,是不是有些小题大作了?”

骆秉章严肃地回答道:“在官府,人有地位高低之别;可在家里,只有主客之分。对于我们这些身居要职的人来说,只要你做到真诚廉洁,下属自然会敬服你;只要你用平等的方式与他们交流,下属自然也会信任你。不管何时,如果真的想要树立自己的威信,何必一定要用骄横与威势的姿态来镇压他们呢?”

◎老照片

每一幅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后面,都有一段历史



# 新中国成立时期的农房

这张照片是海宁市农业农村局征集到的影像资料里最早的农房,照片摄于新中国成立时。

照片提供者:江新诗